

理事長開講：當不確定成為常態～顧好你的一畝三分地 ～ 回應讀者提問

陳彥宏*

面對越來越複雜的海洋安全、灰色地帶行動、非法漁業、跨域執法與地緣政治風險時，台灣現有海上監控體系是否足夠？如果不足，應該如何建立一套更完整、更即時、更具韌性的海洋監控架構？

有人認為必須從傳統「海岸巡防思維」，轉向「全域、跨機關、衛星化、智慧化」的海域感知治理架構，才能在我們所處這個高風險海洋環境中維持有效治理與安全韌性。

我覺得，這個想法或多或少是有建設性的，特別是在這個資訊、科技、衛星與 AI 的時代。但是比較大的問題，不在於它談錯了技術，而在於它過度相信，只要海面上的資訊足夠密集、感測器足夠全面、資料融合足夠即時，人類便能真正掌握海洋。然而，海洋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被完全「看見」的空間。

海洋之所以令人畏懼，不只是因為風浪與深度，而是因為海洋本身便具有一種天然的模糊性(ambiguity)，它始終提醒人類，即使科技不斷進步，人終究無法完全脫離自身有限性的命運。

海洋從來不只是地理空間。它更像是一面映照人類文明的鏡子。

人類總以為，只要技術足夠進步，便能消除風險、掌控秩序、預測未來。然而真正的危險，往往不是來自未知，而是來自人類對自身能力的過度自信。當衛星覆蓋整片海域、當 AI 開始預測船舶行為、當資訊幾乎無所不在，人類或許更應該學會的，不是如何無限擴張監控能力，而是如何在擁有力量之後，仍保有對海洋、對秩序、對他者命運的敬畏。因為真正脆弱、真正危險的，從來不只是海上的航道，有時更是人類

* 陳彥宏 Solomon CHEN，英國威爾斯大學海洋事務與國際運輸學博士，台灣海事安全與保安研究會理事長，新台灣國策智庫諮詢委員，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諮詢委員，海洋委員會海巡艦隊分署海損評議審查會委員，海事仲裁人。曾任教於臺灣海洋大學、澳大利亞海事學院國家港埠與航運中心、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。曾客座於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國際海事研究中心、廈門大學南海研究、澳大利亞海運學院。EMAIL: solomonyhchen@gmail.com。

內心對節制與責任的能力，是存在於法律與政治的灰區、權力與秩序的斷層，以及國家之間彼此不願明說的戰略默契。

「全域、跨機關、衛星化、智慧化」的海域感知治理架構，將「看見」等同於「治理」，將「資訊整合」等同於「秩序形成」，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技術治理幻覺。這個理念相信，只要感測器足夠密，資料便會產生真相；只要平台足夠大，協調便會自然形成；只要監控足夠全面，風險便能被預測與控制。

但問題是，真正的海洋衝突，從來不是因為「看不見」，而是因為「即使看見，也無法處理」。首先，船不是隱形的；灰色地帶行動也從不真正隱密；非法漁業、影子船隊、海上民兵，很多時候甚至刻意暴露自身存在。它們之所以難以處理，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政治問題。因為海上的秩序，本質上從來不是由資訊建立，而是由權力維持。

當一個國家缺乏足夠的政治意志、法律授權、區域同盟與風險承擔能力時，再完整的海上監控體系系統，也可能只是一面高解析度的電子海圖，用來精準地觀看自身無能為力的現實。

也因此海上監控體系最深層的盲點是它將海洋治理理解為「資訊工程」，卻忽略海洋治理本質上其實是「權力工程」。

誰有權定義海上監控異常？誰有能力採取行動？誰願意承擔升高衝突的代價？誰能在國際法模糊地帶維持執法正當性？這些問題，才是真正決定海洋秩序的核心。否則，所謂的「全面海上監控」，最後可能只會形成一種新的治理悖論是，國家比過去看得更多，卻未必因此更有能力行動。這種情況，其實正是當代全球海洋治理最深的焦慮之一。

我們正處於一個「資訊極度透明，但秩序日益脆弱」的時代。衛星可以看見影子船隊，AIS 可以追蹤航線，AI 可以分析異常行為，但沒有任何演算法能自動生成國際共識。沒有任何資料平台，能消除地緣政治中的敵意。沒有任何監控架構，可以真正替代國家面對風險時所需要的決斷、責任與代價承擔。

好一陣子大家喜歡用「韌性」這二個字，我在前一篇「理事長開講：當不確定成為常態～地緣政治風險與航運體系的失衡」裡也用了許多「韌性」這樣的概念，但對於「海洋」的治理，人們對「韌性」的理解仍偏向系統工程層次。

什麼是「韌性」？是當規則失效時，一個國家是否仍有能力維持秩序；是當資訊完全透明時，一個社會是否仍願意承擔行動後果；是當危機無法避免時，治理體系是否仍保有道德與政治上的自我約束。

海洋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等待被監控的空間。它始終是人類權力、恐懼、利益與文明衝突的投影。真正決定海洋未來的，未必是誰擁有更多衛星，而是誰仍願意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中，承擔維持秩序的代價。

關於這次的讀者私訊提出海洋治理的處方，提出「資訊、科技、衛星與 AI」的全面海洋治理的概念，我沒有任何的不贊同，只不過是在這個「資訊工程」的基礎上，也應該試圖去理解，「權力工程」才是海洋治理的真正本質。雖然我也充分理解大國博弈者的「權力」，但是，對於小小的島國台灣而言，就如同《兒女英雄傳》第一五回：「你住在這裡，就是你的一畝三分地，我一個錢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？」直白的說，台灣海域，就是台灣人民「能作主、能負責、能行使權限的範圍。」

對於島國台灣而言，真正的生存方式，從來不是「比誰拳頭大」而是「如何讓別人不能輕易動你。」這是兩件不同的事。真正成熟的小國戰略，從來不是幻想自己變成帝國。而是提高侵略成本、提高灰色行動成本、增加國際可視性、建立規則依附性、建立不可替代性、建立區域連結性。這其實就是「韌性政治(politics of resilience)」，這才是我主張的「韌性」。

「提高侵略成本、提高灰色行動成本、增加國際可視性、建立規則依附性、建立不可替代性、建立區域連結性」這六件事，幾乎就是現代小型海洋國家在大國競逐時代中的生存哲學。對於長期處於高度統戰、認知滲透與地緣壓力下的台灣而言，小國的脆弱性，從來不只存在於外部軍事威脅，也存在於內部對風險感知與共同命運認知的分裂。雖然小小島國無法決定世界秩序如何形成，卻仍可以決定，自己要成為「容易被吞沒的空白地帶」，還是「任何人都必須慎重對待的節點」。這兩者的差別，往往不在軍力數量，而在於一個國家如何經營自己的「存在價值」。

提高侵略成本(Raising the Cost of Aggression)這並不只是軍事問題。真正成熟的「提高成本」，其實包括軍事成本、經濟成本、外交成本、聲譽成本、制度成本、長期治理成本。歷史上許多小國之所以能生存，不是因為它們不可戰勝，而是因為，「征服它所需要付出的代價，超過了征服本身的利益。」這是一種非常冷峻的現實主義。例如：若一個地方，產業高度全球連結、海運節點不可替代、衝突將重創全球供應鏈、區域盟友必然介入、國際輿論高度聚焦，那麼即使是大國，也會開始重新計算風險。因此，小國真正重要的，不是幻想「絕對安全」，而是讓任何試圖破壞秩序的人，都必須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。

提高灰色行動成本(Raising the Cost of Gray-Zone Operations)，這是現代最關鍵的問題之一。因為現在很多壓迫，不是戰爭，而是海警騷擾、民兵船、海纜破壞、認知作戰、經濟脅迫、法律模糊操作。這些行動最大的特徵是「強烈度低，但長期累積。」它們試圖讓小國慢慢疲乏、正常化、麻木化。因此，小國最危險的，不是突然被擊倒，而是慢慢失去對異常的敏感度。所以提高灰色行動成本的核心其實是，持續記錄、持續揭露、持續國際化、持續建立法律論述。讓對方知道「每一次模糊操作，都不會毫無代價。」

增加國際可視性(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)，小小國家最怕的，其實不是弱，而是「無人看見。」歷史上很多地方之所以被吞沒，不是因為沒反抗，而是因為，世界根本沒注意。因此，現代小國的一種重要能力，就是「讓自己的處境持續被世界理解。」這也是為什麼商業衛星、公開來源情報(Open-source intelligence, OSINT)、即時媒體、國際研究網絡如此重要。因為在高度全球化時代，被看見，本身就是一種保護。不是絕對保護，但至少能提高行動門檻。

建立規則依附性(Embedding Within Rules-Based Structures)。小國最怕的是「只有力量，沒有規則。」因為那代表它永遠只能服從力量。所以小國往往比大國更需要國際法、國際組織、多邊機制、海洋規範、仲裁制度。因為規則雖然無法完全阻止強權，但它至少能增加違規成本、建立國際正當性、提供外交語言、建立盟友協調基礎。換句話說，規則不一定能保護小國，但沒有規則，小國幾乎不可能被保護。

建立不可替代性(Building Strategic Irreplaceability)，這可能是最深層、也最重要的一點。因為真正安全的小國，往往不是最強的小國，而是「世界無法輕易失去它的小國。」例如，關鍵供應鏈、半導體、海運節點、能源轉運、科技能力、金融功能、海底電纜節點。當一個國家成為全球系統中的重要節點時，它的安全就不再只是自己的問題，而變成整個系統穩定性的問題。這種「被需要」，有時比單純軍事力量更重要。

建立區域連結性(Building Regional Connectivity)。孤立的小國最危險。因為沒有任何國家能長期單獨承受地緣壓力。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區域合作、港口互通、情報共享、海巡合作、災難應變、搜救協定、能源與物流網絡。因為，連結越深，孤立越困難。而一旦一個國家與周邊形成高度互賴，任何破壞它的行動，都會開始產生外溢風險。

對於小國而言，海洋治理的真正意義，也許從來不是控制海洋，而是守護一種仍願意相信秩序、合作與節制的文明可能。這六件事背後真正共同的核心其實是「不要讓自己成為世界可以忽略的地方。」這才是小小島國台灣戰略上最深的本質。因為小國真正的危機，很多時候不是被直接摧毀，而是被邊緣化、被視為可犧牲、被當成緩衝區、被逐漸正常化地壓縮生存空間。所以小國真正要做的，往往不是追求帝國式力

量，而是，讓自己的存在，與區域秩序、全球經濟、國際規則、技術網絡與文明價值產生深度連結。

當這些連結夠深時，小小的島國台灣，你的一畝三分地，便不再只是孤零零的一塊土地。而會變成，整個世界秩序中的一個關鍵節點。

小國的命運，很多時候像是在風暴中的守夜人。它知道自己無法改變潮汐，也無法決定季風的方向，但仍必須在黑暗裡維持燈火。因為一旦連自己都放棄守望，海上的航道，終究會失去辨識方向的光。